

一根冰棍忆流年

旧影重现

远去的 马夹板和套包

整理父亲留下的老屋仓房时,在堆放杂物的角落,我翻出了一副蒙尘已久的马夹板和破旧的套包。指尖抚过被岁月磨得温润的木纹,看着洗得发白的粗布,儿时跟着父亲、爷爷赶着马匹耕田的往事,一下子清晰地浮现在眼前。

马夹板是旧时耕田拉车必不可少的物件,多用榆木、柞木这类硬木打造,两根弯木对称相合,结实耐用。套包则是粗布缝制,里面填满麦草和旧棉絮,垫在马的肩胛上,隔开坚硬的木头,避免磨伤皮肉。

记忆里的农忙时节,天还没完全亮,爷爷牵着老马,父亲就开始给牲口上套。先把套包垫好,再稳稳架上马夹板,仔细系紧绳索,确认无误后,扶犁走向田间。我跟在犁后,踩着翻松的泥土,闻着泥土的腥香,看着老马躬身迈步,犁铧缓缓划开土地,翻起一道道新垄。

如今旧物重见,故人身影仿佛就在田埂之上。

[黑龙江·齐齐哈尔] 杜成一

阿姨掀开棉被取出冰凉的冰棍,满心欢喜。可掏钱时才发现,手里只剩二分钱。阿姨把冰棍又放回了箱子,让我沿路找找丢失的钱。我沿着来路来回奔走,反复搜寻,终究一无所获。阿姨等了好久,见我无果,便推着车缓缓离去。我攥着仅有的二分钱,委屈地哭着跑回家,把钱轻轻放进小盒子里,对着盒子抹了好久眼泪,又忍不住把所有零钱倒出来细细清点。数着数着,忽然,破涕为笑,原来我出门只带了二分钱,钱从来没丢,是自己太过心急,闹了一场乌龙。

如今,老冰棍早已淡出了当下孩童的视野。可对我们而言,老冰棍从不止于食品,它承载着清贫岁月里简单的满足与滚烫的欢喜。一根小小的老冰棍,封存了一代人的夏日记忆,成为心底独有的念想。

[辽宁·铁岭] 魏红

人的讯号。只要听见这熟悉的声响,孩子们便会争相奔出门。有时我攒够了零钱,能如愿买上一根;但也有时囊中羞涩,静静站在一旁,看着别的孩童含着冰棍嬉笑,眼里满是羡慕。

两个弟弟比我随性,零花钱总是先花光。每回嘴馋,便软磨硬泡说服我,让我从宝贝小盒子里掏出攒了许久的零钱,凑六分钱买上两根冰棍。那时的我们,从不会大口咬碎冰棍,只是小心翼翼地一口一口慢慢舔舐。冰凉的甜意顺着舌尖漫开,缓缓淌进喉咙,驱散燥热,清甜的余味能在唇齿间萦绕许久,久久不散。一根小小的冰棍,就这样撑起了我们整个夏天的快乐。

记忆里最深刻的,是一次窘迫又天真的小事。那天,我兴冲冲拿着钱跑去买冰棍,看着

儿时的夏天,没有现在花样繁多的雪糕,只有朴素的冰棍,却在炎热里,凉爽了一整个年少时光。



那时的冰棍朴素、雪白,只分两种:三分钱的白糖冰棍和五分钱的红糖冰棍。我有一个珍藏的小铁盒,里面锁着母亲给的几个钢镚儿,攒上许久,最多也不过九角多钱。平时买些铅笔、笔记本,就剩不下什么了。我家境平常,夏日里能吃上几根冰棍,便是莫大的欢喜。

儿时的快乐总是格外吝啬,想吃一根冰棍,要在心里反复掂量、纠结许久。若不是烈日炎炎,绝对舍不得轻易挥霍。大多数时候,我都选最便宜的三分钱白糖冰棍,它足以消解盛夏所有的燥热,成为童年最珍贵的慰藉。

村口,总能望见卖冰棍的阿姨。一辆老旧的二八自行车,后座牢牢固定着一只白色泡沫箱,箱子里铺着干净的白布小棉被,裹满一箱冰棍。“冰棍,卖冰棍。”吆喝声穿过热浪,飘进小村,是夏日里最动

征集启事

本版长期征集家中老物件(如家具、家电、书信等)与老照片,邀您用影像定格记忆,用文字温暖回忆。老物件可拍高清多角度照,附600字以上的故事(讲由来、温情瞬间等);老照片需清晰电子版,配故事(忆何时何地何人、故事与感悟)。作品原创真实,确保版权。

请将老物件(图片+文字)、老照片(图片+故事)发至邮箱:lnliuxuejiao@163.com,邮件主题注明“征集类型+姓名”。让我们串起时光珍珠,珍藏岁月深情档案。

黄金团

樊希安 著
连载之323

在这关键时刻,新任武警黄金部队党委书记、政委齐锐新到三山岛十七支队视察来了。齐锐新是个“老八路”,早在1941年,当他还是14岁的孩子时,就跟着骑在毛驴上的母亲,越过日本鬼子的封锁线,上了太行山抗日根据地。那时,他们家族有好几个人为国牺牲了,他毅然投身抗日救亡的两个姐姐先后从延安到了太行山,奔赴战火纷飞的前线。他们一家有六七口人聚集在抗日队伍里,舍生忘死,留下了许多动人的佳话。这个新任武警黄金部队的“掌门人”,还是个“老矿山”“老黄金”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他从东北土改工

作队悄然转身,进入我国钢铁建设战线,先后参加鞍钢、酒钢建设,参加包钢、天津铁厂、宝钢和武钢的开发建设,还先后到中国人民大学、苏联马格尼托戈尔斯克钢铁公司学习深造,提高自己的理论素养和专业水平,为我国钢铁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。后期他转入黄金战线,担任国家黄金总公司党委副书记。当时的黄金总公司、黄金指挥部和黄金局,是三块牌子一个单位,其中的黄金指挥部隶属于基建工程兵编制序列,这使齐锐新对这支黄金部队比较了解,也给黄金部队建设提供过许多支持。他自己更是在黄金战线上身体力行多做贡献。他虽然处于领导岗位,却经常战斗在施工第一线。那张饱经风霜的脸,和常年战斗在大山莽林里的部属一样黑,一

样粗糙。常常是头戴一顶安全帽,裤腿上沾满泥浆,在粗重机械的轰鸣声中和大家一起战斗。

这位身处领导岗位的“老黄金”,身上有着金子般纯洁的品质。在他身上有许多佳话流传。他老伴在黄金总公司工作,在转制时,他在有关部门拟好的名单中,亲手画去了老伴的名字,没有让她穿军装。黄金指挥部驻地靠近北京五环的城郊,他进城公干,从不让孩子坐他的顺风车。更感人的一件事是,他的儿媳妇第一次从上海到北京来看望公公婆婆,返回那天大雪纷飞,他亲自用自行车送儿子和儿媳妇到公交车站,然后陪他们一起去火车站。他这样做,既倾注了一个父亲对儿女的厚爱,又不失做人和做官的原则。

被任命为转隶武警的黄金部队党委书记、政委时,齐锐新已经58岁,穿上新式警服,成为武警中

国黄金部队新的“掌门人”。他既有压力,又充满信心,在向武警总部领导报到时,满怀信心地说:国家的经济正在腾飞,需要大量黄金储备,深知自己重任在肩,即使肝脑涂地,也要如期如数地把黄金找出来。挂上“帅印”之后,他深入部队,和官兵钻山沟,穿林海,真抓实干,不惜拼了老命。对建设三山岛金矿的十七支队,他更是关爱有加,现在又亲临三山岛视察指导,让全团官兵深受鼓舞。

齐锐新和以前任何时候一样,坚持到第一线调查研究,他头戴安全帽,身穿工作服,脚蹬防水靴,一个工程一个工程视察,一个工作面一个工作面调研,完全不顾自己年近六十身体多病,就像一个拼命三郎,身上有使不完的力气。

待续